

难能可贵的创获

——读《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论》

孙 子 威

近来我读了黎山晓教授的《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论》，颇受启发。这是他继《文艺创作心理学》之后，又一难能可贵的创获，值得注意。

此前我国学人并不是没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著作，如李何林先生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朱寨同志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但黎山晓这本专著却有其明显不同于他书之处：一是时间跨度大，远溯明清，近迄当今；二是侧重于论，而不在史。单是这两个特点，就使此书得以具有其独立于学术之林的价值。

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潮可谓风起云涌，五光十色，要在如此漫长而又纷纭万状的文学历程中确认其主流和走向，找出可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并非易事。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针，根据文学是人学的特点，着眼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人的解放，断言我国“本世纪新文学发展的客观进程，其所显现的价值意义，从根本而言就是人的解放的进程，人性解放和个性解放的进程，现代人文精神发展的进程”，这是颇有见地的。马克思在论述人类历史的三大社会形态时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在原始社会以至封建社会中，人的价值体现为对人的依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价值体现为对物的依赖；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社会和自身的主人，这时人的价值体现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可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总的趋势人是逐渐走向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因此，展望未来的中国文学，当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追求为理想。黎山晓教授由此出发审视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的发展衍变，因而有高屋建瓴之势，收见微知著之功。

有了一个理论的观照点，并不一定就是一部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还要看论述如何。这既取决于作者的理论功底和文化涵养，还取决于他对所论对象的实际把握，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深广度，取决于他治学的精神、态度与方法。就我所读到的有关中国新文学思潮的论著而言，黎山晓这部“思潮论”是理论色彩最浓、理论份量最重的一部，因而给人的思想启示也较多。要而言之，该书主要有这些优点：一是所论确有自己的独到之见，这可说是学术著作之生命，是至关重要的。作者不是就事论事，也不作空泛之谈，而是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予以分析、透视，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在不少方面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其中如关于历史的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区分，人的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区分，就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很有启示意义。以往有人动辄乱扣唯心论的帽子，就是忽视了这种区分。黎山晓在书中深入阐述了自己对二者辩证统一关系的

理解,使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争论不休、夹缠不清的问题得以迎刃而解。二是表现了一个理论家的真正的勇敢。文艺向为多事之区,而论文艺思潮则更是一个难度大、容易触雷的敏感带,在这个领地做文章没有敢于硬碰硬的勇气与胆量是不行的。这里试举一、二。比如建国初期曾经轰动一时的对《武训传》批判,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就相当棘手。作者从“武训道路的正确否定”、“武训精神的错误宣扬”、“喜剧与悲剧的错位”这三个方面重新进行了评价,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再如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人们也是毁誉不一,莫衷一是。作者却力排众议,自有识见。他明确指出:“《离离原上草》在总体上来说,宣扬了抹煞人的社会关系差异和对立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但从局部来看,对‘左’倾教条主义和‘文革’是作了相当尖锐的批判的,这一点应加以肯定。”由此可见作者敢于肯定、也敢于否定的卓然自立的学术品格。三是说理透彻,有深度。黎山尧教授毕竟是专门搞理论的,谈起问题来,条分缕析,头头是道,盘根究抵,鞭辟入里,非一般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者可比。比如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者先从“人道主义的发展及评价”谈起,这可说是正本清源;然后进一步具体论到“中国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在此题目下分别从“抽象人道主义的是是非非”、“人的解放思潮的多种形态”和“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潮”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与言论展开论述,断以己见,不仅具有系统性、全面性,而且说理透彻,论辩性强,富有逻辑力量。四是视界开阔,包罗宏富。“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论”,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是可以写成洋洋百万言以上的巨著,而作者却把它缩在30万字的篇幅里。书中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理论问题,论及到二三百部(篇)有影响的作品,其知识之密集度与信息量之大,可以想见。难得的是,作者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突出重点着力予以阐发,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这都是颇需学养与功力的。五是学风严谨,实事求是。“思潮论”这类著作牵涉既广,又重在论,一忌浮泛,二忌武断,而黎山尧的这本书却无此流弊。作者坚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对有些问题的辨析之精细入微,令人不得不佩服。比如鲁迅早期曾提出“掇物质而张灵明”的主张,作者就此是这样论断的:鲁迅对拜物主义这一普遍异化现象的批判,虽然说是强烈的、正确的;但是并未找到西方近代社会产生拜物主义问题的真正原因,而是将拜物主义的泛滥以及精神文明萎缩的缘由,归之于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片面的。鲁迅认为改造社会的关键,在于精神的张扬,个性的解放,从这一点看,毫无疑问这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但是,改造精神、解放人性,又是五四时期突出地提出的时代课题,蕴含着革命民主主义的时代内涵,就这一点而言,则决不能归之为唯心主义的了。这些论断表达了黎山尧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唯物辩证的理解,是颇为精当的。此外,这本书的文风也很好,明快流畅,时有情采,读来绝无晦涩之感。一部理论著作能具有如上优点,真够得上可喜可贺了。

当然这部专著由于所论课题难度大,带有一定的开拓性,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全书的建构还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个完整有机的结构形态,这涉及到史论关系、点面关系以及章节关系的妥善处理。二是还有许多重要方面尚未涉及,如胡风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就是应当着力论述的。

(责任编辑 张炳煌)